

第 六 十 九 回

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

话说陈哀公名溺，其元妃郑姬生子偃师，已立为世子矣。次妃生公子留，三妃生公子胜。次妃善媚得宠，既生留，哀公极其宠爱，但以偃师已立，废之无名，乃以其弟司徒公子招为留太傅，公子过为少傅，嘱付招、过：“异日偃师当传位于子留。”周景王十一年，陈哀公病废在床，久不视朝。公子招谓公子过曰：“公孙吴且长矣，若偃师嗣位，必复立吴为世子，安能及留？是负君之托也。今君病废已久，事在吾等掌握，及君未死，假以君命，杀偃师而立留，可以无悔。”公子过以为然，乃与大夫陈孔奂商议。孔奂曰：“世子每日必入宫问疾三次，朝夕在君左右，命不可假也。不若伏甲于宫巷，俟其出入，乘便刺之，一夫之力耳。”过遂与招定计，以其事托孔奂，许以立留之日，益封大邑。孔奂自去阴召心腹力士，混于守门人役数内，阖人又认做世子亲随，并不疑虑。世子偃师问安毕，夜出宫门，力士灭其火，刺杀之，宫门大乱。须臾，公子招同公子过到，佯作惊骇之状，一面使人搜贼，一面倡言：“陈侯病笃，宜立次子留为君。”陈哀公闻变，愤恚自缢而死。史臣有诗云：

嫡长宜君国本安，如何宠庶起争端？

古今多少偏心父，请把陈哀仔细看！

司徒招奉公子留主丧即位，遣大夫于徵师以薨赴告于楚。时伍举侍于灵王之侧，闻陈已立公子留为君，不知世子偃师下落，方在疑惑。忽报：“陈侯第三子公子胜同侄儿公孙吴求见。”灵王召之问其来意。二人哭拜于地。公子胜开言：“嫡兄世子偃师，被司徒招与公子过设谋枉杀，致父亲自缢而死。擅立公子留为君，我等恐其见害，特来相投。”灵王诘问于徵师，徵师初犹抵赖，却被公子胜指实，无言可答。灵王怒曰：“汝即招、过之党也！”喝教刀斧手，将徵师绑下斩讫。伍举奏曰：“王已诛逆臣之使，宜奉公孙吴以讨招、过之罪，名正言顺，谁敢不服？”

既定陈国，次及于蔡，先君庄王之绩不足道也。”灵王大悦，乃出令兴师伐陈。公子留闻于徵师见杀，惧祸不愿为君，出奔郑国去了。或劝司徒招：“何不同奔？”招曰：“楚师若至，我自有计退之。”

却说楚灵王大兵至陈，陈人皆怜偃师之死，见公孙吴在军中，无不踊跃，咸箪食壶浆，以迎楚师。司徒招事急，使人请公子过议事。过来坐定，问曰：“司徒云‘有计退楚’，计将安出？”招曰：“退楚只须一物，欲问汝借。”过又问：“何物？”招曰：“借汝头耳！”过大惊，方欲起身，招左右鞭捶乱下，将过击倒，即拔剑斩其首，亲自持赴楚军，稽首诉曰：“杀世子立留，皆公子过之所为，招今仗大王之威，斩过以献，惟君赦臣不敏之罪！”灵王听其言词卑逊，心中已自欢喜，招又膝行而前，行近王座，密奏曰：“昔庄王定陈之乱，已县陈矣，后复封之，遂丧其功。今公子留惧罪出奔，陈国无主，愿大王收为郡县，勿为他姓所有也。”灵王大喜曰：“汝言正合吾意，汝且归国，为寡人辟除宫室，以候寡人之巡幸。”司徒招叩谢而去。公子胜闻灵王放招还国，复来哭诉，言：“造谋俱出于招，其临时行事，则过使大夫孔奂为之。今乃委罪于过，冀以自解，先君先太子目不瞑于地下矣。”言罢，痛哭不已，一军为之感动。灵王慰之曰：“公子勿悲，寡人自有处分。”次日，司徒招备法驾仪从，来迎楚王入城。灵王坐于朝堂，陈国百官俱来参谒，灵王唤陈孔奂至前，责之曰：“戕贼世子，皆汝行凶，不诛何以儆众！”叱左右将孔奂斩讫，与公子过二首共悬于国门。复谓司徒招曰：“寡人本欲相宽，奈公论不容何？今赦汝一命，便可移家远窜东海。”招仓皇不敢措辩，只得拜辞，灵王使人押往越国安置去讫。公子胜率领公孙吴拜谢讨贼之恩，灵王谓公孙吴曰：“本欲立汝，以延胡公之祀，但招、过之党尚多，怨汝必深，恐为汝害，汝姑从寡人归楚。”乃命毁陈之宗庙，改陈国为县，以穿封戌争郑囚皇颡事，不为谄媚，使守陈地，谓之陈公，陈人大失望。髯翁有诗叹云：

本兴义旅诛残贼，却爱山河立县封。

记得蹊田夺牛语，恨无忠谏似申公！

灵王携公孙吴以归，休兵一载，然后伐蔡。伍举献谋曰：“蔡般怙恶已久，忘其罪矣。若往讨，彼反有词，不如诱而杀之。”灵王从其计。乃托言巡方，驻军于申地，使人致币于蔡，请灵公至申地相会。使人呈上国书，蔡侯启而读之，略云：

寡人愿望君侯之颜色，请君侯辱临于申，不腆之仪，预以犒从者。

蔡侯将戎车起行，大夫公孙归生谏曰：“楚王为人贪而无信，今使人之来，币重而言卑，殆诱我也，君不可往！”蔡侯曰：“蔡之地不能当楚之一县，召而不往，彼若加兵，谁能抗之？”归生曰：“然则请立世子而后行。”蔡侯从之，立其子有为世

子，使归生辅之监国。即日命驾至申，谒见灵王。灵王曰：“自此地一别，于今八年矣，且喜君丰姿如旧。”蔡侯对曰：“般荷上国辱收盟籍，以君王之灵，镇抚敝邑，感恩非浅。闻君王拓地商墟，方欲驰贺，使命下临，敢不趋承。”灵王即于申地行宫，设宴款待蔡侯，大陈歌舞，宾主痛饮甚乐。复迁席于他寝，使伍举劳从者于外馆。蔡侯欢饮，不觉酩酊大醉，壁衣中伏有甲士，灵王掷杯为号，甲士突起，缚蔡侯于席上。蔡侯醉中，尚不知也。灵王使人宣言于众曰：“蔡般弑其君父，寡人代天行讨，从者无罪，降者有赏，愿归者听。”原来蔡侯待下极有恩礼，从行诸臣无一人肯降者。灵王一声号令，楚军围裹将来，俱被擒获。蔡侯方才酒醒，知身被束缚，张目视灵王曰：“般得何罪？”灵王曰：“汝亲弑其父，悖逆天理，今日死犹晚矣。”蔡侯叹曰：“吾悔不用归生之言也！”灵王命将蔡侯磔死，从死者共七十人，舆隶最贱者，俱诛不赦。大书蔡侯般弑逆之罪于版，宣布国中，遂命公子弃疾统领大军，长驱入蔡。宋儒论蔡般罪固当诛，然诱而杀之，非法也。髯翁有诗云：

蔡般无父亦无君，鸣鼓方能正大伦。

莫怪诱诛非法典，楚灵原是弑君人。

却说蔡世子有，自其父发驾之后，旦晚使谍者探听。忽报蔡侯被杀，楚兵不日临蔡，世子有即时纠集兵众，授兵登埤。楚兵至，围之数重，公孙归生曰：“蔡虽久附于楚，然晋、楚合成，归生实与载书。不若遣人求救于晋，倘惠顾前盟，或者肯来相援。”世子有从其计，募国人能使晋者。蔡洧之父蔡略，从蔡侯于申，在被杀七十人之中，洧欲报父仇，应募而出，领了国书，乘夜缒城北走，直达晋国，来见晋昭公，哭诉其事。昭公集群臣问之。荀吴奏曰：“晋为盟主，诸侯依赖以为安，既不救陈，又不救蔡，盟主之业堕矣。”昭公曰：“楚虐暴横，吾兵力不逮，奈何？”韩起对曰：“虽知不逮，可坐视乎？何不合诸侯以谋之？”昭公乃命韩起约诸国会于厥憇。宋、齐、鲁、卫、郑、曹各遣大夫至会所听命。韩起言及救蔡之事，各国大夫人人伸舌，个个摇首，没一个肯担当主张的。韩起曰：“诸君畏楚如此，将听其蚕食乎？倘楚兵由陈、蔡渐及诸国，寡君亦不敢与闻矣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莫有应者。时宋国右师华亥在会，韩起独谓华亥曰：“盟宋之役，汝家先右师实倡其谋，约定南北弭兵，有先用兵者，各国共伐之。今楚首先败约，加兵陈、蔡，汝袖手不发一言，非楚无信，乃尔国之欺谩也。”华亥赧赧对曰：“下国何敢欺谩，得罪主盟？但蛮夷不顾信义，下国无如之何耳！今各国久弛武备，一旦用兵，胜负未卜，不若遵弭兵之约，遣一使为蔡请宥，楚必无辞。”韩起见各国大夫俱有惧楚之意，料救蔡一事鼓舞不来，乃商议修书一封，遣大夫狐父径至申城来

见楚灵王。蔡洧见各国不肯发兵救蔡，号泣而去。狐父到申城将书呈上，灵王拆书看之，略云：

日者，宋之盟，南北交见，本以弭兵为名。虢之会，再申旧约，鬼神临之。寡君率诸侯恪守成言，不敢一试干戈。今陈、蔡有罪，上国赫然震怒，兴师往讨，义愤所激，聊以从权。罪人既诛，兵犹未解，上国其何说之辞？诸国大夫执政，皆走集敝邑，责寡君以拯溺解纷之义，寡君愧焉！犹惧以征发师徒，自干盟约，遣下臣起合诸大夫共此尺书，为蔡请命。倘上国惠顾前好，存蔡之宗庙，寡君及同盟，咸受君赐，岂惟蔡人。

书末，宋、齐各国大夫俱署有名字。灵王览毕笑曰：“蔡城旦暮且下，汝以空言解围，以三尺童子待寡人耶？汝去回复汝君，陈、蔡乃孤家属国，与汝北方无与，不劳照管。”狐父再欲哀恳，灵王遽起身入内，亦无片纸回书。狐父怏怏而回。晋君臣虽则恨楚，无可奈何。正是：

有力无心空负力，有心无力枉劳心。

若还心力齐齐到，涸海移山孰敢禁！

蔡洧回至蔡国，被楚巡军所获，解到公子弃疾帐前，弃疾胁使投降，蔡洧不从，乃囚于后军。弃疾知晋救不至，攻城益力。归生曰：“事急矣！臣当拚一命，径往楚营，说之退兵，万一见听，免至生灵涂炭。”世子有曰：“城中调度，全赖大夫，安可舍孤而去？”归生对曰：“殿下若不相舍，臣子朝吴可使也。”世子召朝吴至，含泪遣之。

朝吴出城往见弃疾，弃疾待之以礼，朝吴曰：“公子重兵加蔡，蔡知亡矣，然未知罪之在也。若以先君般失德，不蒙赦宥，则世子何罪？蔡之宗社何罪？幸公子怜而察之！”弃疾曰：“吾亦知蔡无灭亡之道，但受命攻城，若无功归报，必得罪矣。”朝吴曰：“吴更有一言，请屏左右。”弃疾曰：“汝第言之，吾左右无妨也。”朝吴曰：“楚王得国非正，公子宁不知之？凡有人心，莫不怨愤！又内竭脂膏于土木，外竭筋骨于干戈，用民不恤，贪得无厌，昔岁灭陈，今复诱蔡，公子不念君仇，奉其驱使，怨黷方作，公子将分其半矣！公子贤明著誉，且有‘当璧’之祥，楚人皆欲得公子为君，诚反戈内向，诛其弑君虐民之罪，人心响应，谁能为公子抗者！孰与事无道之君，斂万民之怨乎？公子倘幸听愚计，吴愿率死亡之余，为公子先驱。”弃疾怒曰：“匹夫敢以巧言离间我君臣，本该斩首，姑寄汝头于颈上，传语世子，速速面缚出降，尚可保全余喘也。”叱左右牵朝吴出营。原来当初楚共王有宠妾之子五人：长曰熊昭，即康王；次曰围，即灵王虔；三曰比，字子干；四曰黑肱，字子晰；末即公子弃疾也。共王欲于五子之中，立一人为世子，

心中不决，乃大祀群神，奉璧密祷曰：“请神于五人中，择一贤而有福者，使主社稷。”乃以璧密埋于太室之庭中，暗记其处，使五子各斋戒三日后，五更入庙，次第谒祖。视其拜当璧处者，即神所选立之人矣。康王先入，跨过埋璧，拜于其前，灵王拜时，手肘及于璧上，子干、子晰去璧甚远，弃疾时年尚幼，使傅母抱之入拜，正当璧纽之上。共王心知神佑弃疾，宠爱益笃。因共王薨时，弃疾年尚未长，所以康王先立，然楚大夫闻埋璧之事者，无不知弃疾之当为楚王矣。今日朝吴说及“当璧”之祥，弃疾恐此语传扬，为灵王所忌，故佯怒而遣之。

朝吴还入城中，述弃疾之语。世子有曰：“国君死社稷，乃是正理。某虽未成丧嗣位，然既摄位守国，便当与此城相为存亡，岂可屈膝仇人，自同奴隶乎？”于是固守益力。自夏四月围起，直至冬十一月，公孙归生积劳成病，卧不能起，城中食尽，饿死者居半，守者疲困，不能御敌。楚师蚁附而上，城遂破。世子端坐城楼，束手受缚。弃疾入城，扶慰居民，将世子有上了囚车，并蔡洧解到灵王处报捷。以朝吴有当璧之言，留之不遣。未几，归生死，朝吴遂留事弃疾，此周景王十四年事也。

时灵王驾已回郢，梦有神人来谒，自称九冈山之神，曰：“祭我，我使汝得天下。”既觉大喜，遂命驾至九冈山。适弃疾捷报到，既命取世子有充作牺牲，杀以祭神。申无宇谏曰：“昔宋襄用鄫子于次睢之社，诸侯叛之，王不可蹈其覆辙！”灵王曰：“此逆般之子，罪人之后，安得比于诸侯？正当六畜用之耳。”申无宇退而叹曰：“王汰虐已甚，其不终乎！”遂告老归田，去讫。蔡洧见世子被杀，哀泣三日，灵王以为忠，乃释而用之。

蔡洧之父先为灵王所杀，阴怀复仇之志，说灵王曰：“诸侯所以事晋而不事楚者，以晋近而楚远也。今王奄有陈、蔡，与中华接壤，若高广其城，各赋千乘，以威示诸侯，四方谁不畏服？然后用兵吴、越，先服东南，次图西北，可以代周而为天子。”灵王悦其谀言，日渐宠用。于是重筑陈、蔡之城，倍加高广，即用弃疾为蔡公，以酬其灭蔡之功。又筑东西二不羹城，据楚之要害，自以天下莫强于楚，指顾可得天下。召太卜将守龟卜之，问：“寡人何日为王？”太卜曰：“君既已称王矣，尚何问？”灵王曰：“楚、周并立，非真王也，得天下者，方为真王耳。”太卜熬龟，龟裂。太卜曰：“所占无成。”灵王掷龟于地，攘臂大呼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区区天下，不肯与我，生我熊虔何用？”蔡洧奏曰：“事在人为耳，彼朽骨者何知。”灵王乃悦。

诸侯畏楚之强，小国来朝，大国来聘，贡献之使，不绝于道。就中单表一人，乃齐国上大夫晏婴，字平仲，奉齐景公之命，修聘楚国。灵王谓群下曰：“晏平仲

身不满五尺，而贤名闻于诸侯，当今海内诸国，惟楚最盛，寡人欲耻辱晏婴，以张楚国之威，卿等有何妙计？”太宰薳启疆密奏曰：“晏平仲善于应对，一事不足以辱之，必须如此如此。”灵王大悦。薳启疆夜发卒徒于郢城东门之傍，另凿小窠，刚刚五尺，吩咐守门军士：“候齐国使臣到时，却将城门关闭，使之由窠而入。”不一时，晏婴身穿破裘，轻车羸马，来至东门。见城门不开，遂停车不行，使御者呼门。守者指小门示之曰：“大夫出入此窠，宽然有余，何用启门？”晏婴曰：“此狗门，非人所出入也！使狗国者，从狗门入，使人国者，还须从人门入。”使者以其言，飞报灵王。王曰：“吾欲戏之，反被其戏矣。”乃命开东门，延之入城。

晏子观看郢都城郭坚固，市井稠密，真乃地灵人杰，江南胜地也。怎见得？宋学士苏东坡有《咏荆门》诗为证：

游人出三峡，楚地尽平川。

北客随南广，吴樯开蜀船。

江侵平野断，风掩白沙旋。

欲问兴亡意，重城自古坚。

晏婴正在观览，忽见有车骑二乘，从大衢来，车上俱长躯长鬣，精选的出色大汉，盔甲鲜明，手握大弓长戟，状如天神，来迎晏子，欲以形晏子之短小。晏子曰：“今日为聘好而来，非为攻战，安用武士！”叱退一边，驱车直进。将入朝，朝门外有十余位官员，一个个峨冠博带，济济彬彬，列于两行。晏子知是楚国一班豪杰，慌忙下车。众官员向前逐一相见，权时分左右叙立，等候朝见。就中一后生，先开口问曰：“大夫莫非夷维晏平仲乎？”晏子视之，乃斗韦龟之子斗成然也，官拜郊尹。晏子答曰：“然。大夫有何教益？”成然曰：“吾闻齐乃太公所封之国，兵甲敌于秦、楚，货财通于鲁、卫。何自桓公一霸之后，篡夺相仍，宋、晋交伐，今日朝晋暮楚，君臣奔走道路，殆无宁岁？夫以齐侯之志，岂下桓公，平仲之贤不让管子，君臣合德，乃不思大展经纶，丕振旧业，以光先人之绪，而服事大国，自比臣仆，诚愚所不解也。”晏子扬声对曰：“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通机变者为英豪。夫自周纲失驭，五霸迭兴，齐、晋霸于中原，秦霸西戎，楚霸南蛮，虽曰人材代出，亦是气运使然。夫以晋文雄略，丧次被兵；秦穆强盛，子孙遂弱；庄王之后，楚亦每受晋、吴之侮；岂独齐哉？寡君知天运之盛衰，达时务之机变，所以养兵练将，待时而举。今日交聘，乃邻国往来之礼，载在王制，何谓臣仆？尔祖子文，为楚名臣，识时通变，倘子非其嫡裔耶？何言之悖也。”成然满面羞惭，缩颈而退。须臾，左班中一士问曰：“平仲固自负识时通变之士，然崔、庆之难，齐臣自贾举以下，效节死义者无数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去而违之。子乃齐之世家，

上不能讨贼，不下能避位，中不能致死，何恋恋于名位耶？”晏子视之，乃楚上大夫阳句字子瑕，乃穆王之曾孙也。晏子即对曰：“抱大节者，不拘小谅；有远虑者，岂固近谋？吾闻君死社稷，臣当从之。今先君庄公，非为社稷而死，其从死者，皆其私昵。婴虽不才，何敢厕身宠幸之列，以一死沽名哉？且人臣遇国家之难，能则图之，不能则去之。吾之不去，欲定新君，以保宗祀，非贪位也，使人人尽去，国事何赖？况君父之变，何国无之？子谓楚国诸公在朝列者，人人皆讨贼死难之士乎？”这一句话，暗指著楚熊虔弑君，诸臣反戴之为君，但知责人，不知责己。公孙瑕无言可答。

少顷，右班中又一人出曰：“平仲！汝云‘欲定新君，以保宗祀’，言太夸矣。崔、庆相图，栾、高、陈、鲍相并，汝依违观望其间，并不见出奇画策，无非因人成事。尽心报国者，止于此乎？”晏子视之，乃右尹郑丹字子革。晏子笑曰：“子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崔、庆之盟，婴独不与，四族之难，婴在君所。宜刚宜柔，相机而动，主于保全君国，此岂旁观者所得而窥哉？”左班中又一人出曰：“大丈夫匡时遇主，有大才略，必有大规模。以愚观平仲，未免为鄙吝之夫矣。”晏子视之，乃太宰蕢启疆也。晏子曰：“足下何以知婴鄙吝乎？”启疆曰：“大丈夫身仕明主，贵为相国，固当美服饰，盛车马，以彰君之宠锡，奈何敝裘羸马，出使外邦，岂不足于禄食耶？且吾闻平仲，少服狐裘，三十年不易。祭祀之礼，豚肩不能掩豆，非鄙吝而何？”晏子抚掌大笑曰：“足下之见，何其浅也！婴自居相位以来，父族皆衣裘，母族皆食肉，至于妻族，亦无冻馁。草莽之士，待婴而举火者，七十余家。吾家虽俭，而三族肥，身似吝，而群士足，以此彰君之宠锡，不亦大乎？”言未毕，右班中又一人出，指晏子大笑曰：“吾闻成汤身长九尺，而作贤王，子桑力敌万夫，而为名将。古之明君达士，皆由状貌魁梧，雄勇冠世，乃能立功当时，垂名后代，今子身不满五尺，力不胜一鸡，徒事口舌，自以为能，宁不可耻！”晏子视之，乃公子真之孙，囊瓦字子常，见为楚王车右之职。婴乃微微而笑，对曰：“吾闻秤锤虽小，能压千斤，舟桨空长，终为水役。侨如身长而戮于鲁，南宫万绝力而戮于宋，足下身长力大，得无近之？婴自知无能，但有问则过，又何敢自逞其口舌耶？”囊瓦不能复对。忽报：“令尹蕢罢来到。”众人俱拱立候之。伍举遂揖晏子入于朝门，谓诸大夫曰：“平仲乃齐之贤士，诸君何得以口语相加？”

须臾，灵王升殿，伍举引晏子入见。灵王一见晏子，遽问曰：“齐国固无人耶？”晏子曰：“齐国中呵气成云，挥汗成雨，行者摩肩，立者并迹，何谓无人？”灵王曰：“然则何为使小人来聘吾国？”晏子曰：“敝邑出使有常典，贤者奉使贤国，不肖者奉使不肖国，大人则使大国，小人则使小国。臣小人，又最不肖，故以使

楚。”楚王惭其言，然心中暗暗惊异。使事毕，适郊人献合欢橘至，灵王先以一枚赐婴，婴遂带皮而食，灵王鼓掌大笑曰：“齐人岂未尝橘耶？何为不剖？”晏子对曰：“臣闻‘受君赐者，瓜桃不削，橘柑不剖’。今蒙大王之赐，犹吾君也，大王未尝谕剖，敢不全食？”灵王不觉起敬，赐坐命酒。少顷，武士三四人，缚一囚从殿下而过。灵王遽问：“囚何处人？”武士对曰：“齐国人。”灵王曰：“所犯何罪？”武士对曰：“坐盗。”灵王乃顾谓晏子曰：“齐人惯为盗耶？”晏子知其故意设弄，欲以嘲己，乃顿首曰：“臣闻‘江南有橘，移之江北，则化而为枳’。所以然者，地土不同也。今齐人生于齐不为盗，至楚则为盗，楚之地土使然，于齐何与焉？”灵王嘿然良久，曰：“寡人本将辱子，今反为子所辱矣。”乃厚为之礼，遣归齐国。

齐景公嘉晏婴之功，尊为上相，赐以千金之裘，欲割地以益其封，晏子皆不受，又欲广晏子之宅，晏子亦力辞之。一日，景公幸晏子之家，见其妻，谓晏子曰：“此卿之内子耶？”婴对曰：“然。”景公笑曰：“嘻！老且丑矣！寡人有爱女，年少而美，愿以纳之于卿。”婴对曰：“人以少姣事人者，以他年老恶，可相托也。臣妻虽老且丑，然向已受其托矣，安忍倍之？”景公叹曰：“卿不倍其妻，况君父乎？”于是深信晏子之忠，益隆委任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